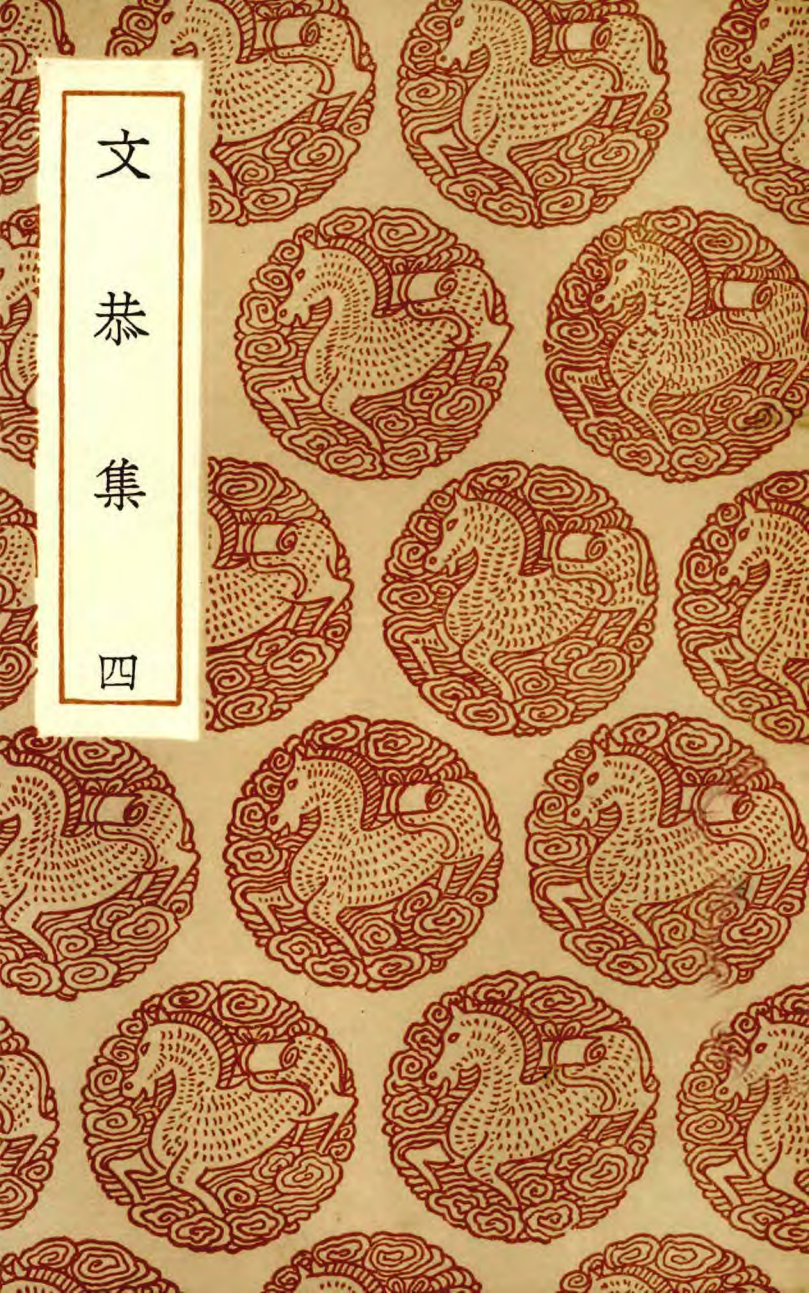


文

恭

集

四



文 恭 集

(四)

胡 宿 撰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閒斷。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舉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盛明。卽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計至。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勒以遺藁見屬。乃爲搜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而后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

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不肯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剗。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削存。用昭評。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旣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四首

卷四

表十首

卷五

序七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論四首

題跋六首

記十三首

卷八

書八首

卷九

啓十四首

卷十

銘四首

傳四首

卷十一

雜著九首

卷十二

賦二首

五言古詩十一首

卷十三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贊十三首

雅二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五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卷十六

詩餘七十五首

臣等謹案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集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汶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爲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忌者所中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總聞已別著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爲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攷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

等懼其彈劾。反造蜚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放利儉合者所能爲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質自序西征叢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攷。則俱云四十卷。攷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爲蒐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訛山爲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尙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勝化緣疏。真如修御書閣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教。

亦併爲刊削以示別裁。仍恭錄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遏奇袤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雪山集卷一

宋王質撰

奏議

論和戰守疏

〔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實爲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同。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案〕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

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案〕意宋史作志。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旣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案〕此上三所以爲宋史皆作有。

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案〕此上十二字。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八字。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

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

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案〕臣今宋史作使臣。會三者爲一天。

下烏有不定哉。〔案〕定宋史作治。

上皇帝書

〔案〕此疏當是孝宗乾道初所上。

臣觀陛下卽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犂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旣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真、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

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逡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開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聞。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敵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戟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潁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虛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劔于楊林。去歲又狼狽於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

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旣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擠。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爲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於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爲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

〔案〕疏中辛巳至甲申及十年無變云云。當是乾道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勸之使飛。

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

葛襄自立。

(案)金史本紀不著廢帝亮封岐王。亦不著世宗雍初名襄。而宋史于紹興十九年。書金岐王亮弒其主重自立三十一年。書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襄爲皇帝。與此所稱合。蓋據當時傳告之文。非本國習稱。故金史略之。

其守國

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襄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襄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詔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襄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襄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啗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爲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襄之被褒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襄初年。金人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強者。和之效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襄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

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蠱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如此。葛襄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襄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襄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襄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襄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襄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

不得不策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襲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襄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驚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覺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関。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寢久而寢多。寢廣而寢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卽受其敵。其初陰撓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

女真不得不进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爲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爲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氏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苻氏爲氏。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蹂躪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腹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旣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南蕭氏。爲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

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羸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闊然相疏于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關。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惘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

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關東初旱。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于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迺遲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特陛下之爲英主也。惟陛下圖之。

雪山集卷二

奏議

論廟謀疏

一曰浮言勿搖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之不能不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祕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內。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壁。趙人雖吝于予壁。而喜于得城。壁旣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壁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壁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于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

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元之勝而不爲喜。〔案〕謝元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

蓋本于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爲之。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

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于銖兩。鈞、石量之于龠、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惶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朱異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于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

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怠。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覲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褻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爲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提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旣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僥倖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蘇循、趙涉。夫其開胸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圯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

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寄而西棘。則皆恬于爲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爲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爲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

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爲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爲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爲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都司。是其所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扃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諭駁臣疏

一日勿窮恩。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藏其願。盼矚笑。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爲徇。憊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嚮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

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麗去者鮮矣。尙安能爲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爲大將。平居無事。爲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爲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爲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爲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爲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

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爲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爲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湧。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爲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斲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闕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爲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勲于是有功。故臣以爲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勲。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爲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爲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爲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爲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爲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所甚疏。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爲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爲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

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爲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爲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雪山集卷二

奏議

論固本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鑰于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藩牆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苻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于一擲。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脆敵矣。衝蕩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逡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爲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爲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爲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于前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閒。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名。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

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衙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若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士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爲養士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斃。不可使偏夫處之。偏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偏。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爲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崛起于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尙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

遁。故臣以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樸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雖有盜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于柔忍樸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爲害。故唐之崔寧。章舉。皆積屢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懷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章。大而爲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誨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圍虎豹于一閑。跳踰奮囓。乃所以趣其鬪。擬刃于人胸。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圍虎豹于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

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

論鎮盜疏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尙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詈。以輕犯鞭扑。甚至於發冢露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扑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胥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禽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

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桀驚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廢之以爵。以收其桀驚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概。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爲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誚矣。

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嘗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

閭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遂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閤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爲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

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竿。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煽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爲禁姦懲慢。謹藏蓄出。猶爲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逋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搏沙。放手卽散。原中觀騁。

轉眼卽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爲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爲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溥博高明因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於姦欺之手或委爲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爲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羸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嚴最則無以爲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爲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爲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省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

冀小康。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爲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嘗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羣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

則紛然劓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鬪。其初欲制姦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詔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爲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生于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撻發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浸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爲非有大姦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雪山集卷四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書爲章範模多士降自雲霄之表光生儒苑之間凡委質之諸生舉銘恩于方寸
中謝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獨擅于戴生記禮四十八篇得趣惟深于經解綴緝雖羸秦之後源流蓋孔
聖之遺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爲人也喜入國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
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違爛奎壁于寶跗震龍鸞于樂石豈結露霏煙之比將赤文綠字之倖是何螢雪之
儒方竄衣冠之版至爲疏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溥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
人才于棧棧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頒雲
漢之章用改革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爲蹭蹬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斂衽維
義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案〕張江州名孝祥此表當
是高宗紹興三十年所作

賦政外臺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郡遽膺師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開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跼蹐感恩

涕洟。中謝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劑量。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齒髮彫零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寢迫駸駸。

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尙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罄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菲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絃誕。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宣德意。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儻獲有勇知方之效。

天申節賀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元年所作。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爲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眞。雖令萬歲之三呼。適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崆峒大道。非下土之可聞。姑射餘休。尙含生之受賜。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燮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內之民。故元聖游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燄威靈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祉。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望。遠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代張魏公謝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時所作。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既苟逭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彊顏拜命。流涕銜恩。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光寵。自惜四朝之舊物。嘗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疏。乃自天而夙賦。主憂臣辱。實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纓之志。痛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顛。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沈之憤。益深旰食之憂。嚮郊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廚車而徇市。將奚逃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尙詭焚舟之舉。雖回谿失律。他日冀黽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爲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諒臣區區之小信。尙足使人。遏橫議于風波。脫危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蒐攬智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犁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馘王雙而遁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六月所作。

升馭于天。莫瞻柔範。安靈于廟。永闕徽音。共銜厚載之恩。益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齊家。忽彫婺宿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雖瑤池之燕方適。難回王母之游。然闕睢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

願寬哀抱俯慰羣情。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所作。

閉藏之月。雷乃發聲。輔佐之司。義難逃責。伏念臣推移至此。經濟蔑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數千里之外。位猶玷于元樞。難使處中之臣。獨當弗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補于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蓋坎離易位。是豈爲標末之災。雖天地至仁。不敢望函容之造。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煥發寶匳。寵頒芳劑。感便蕃之恩。渥覺疲茶之身。輕伏念臣。粵自違離。增多衰病。蒙被慈皇之鄭重。記存窮塞之荒寒。內分龍藏之珍。外傳螭文之寶。爛榮光之璀璨。盡私室以驚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幃穹窿。露濡汪濊。俯憐老至。雖曲意于扶衰。自恨力慙。終懷慚于報效。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所作。

降鸞輅于瑤庭。啓龍泥于玉策。慈顏端受。嘉氣橫流。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歷含真之號。皇祇之鎮。后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堯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密符帝則。雖據域中之大。益敦膝下之嚴。涓選休明。鋪張閎偉。大安虛稱者八載。曾莫貢于單辭。興慶露

請者再章終不逾于四字。緬稽缺典。稍曠榮觀。而況貞觀弗逮于壽安。至德亦遠于元獻。未聞雙冊。疊奉兩宮。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熙之日。臣受二儀之生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預嵩呼之列。惟知明察。永增川至之休。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繩貫冊。覆以慶雲。玉殿騰章。麗乎華日。壽先福五。慈冠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標美。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之盛。仰瞻霄極。妙契靈真。儻非殫賁飾之文。曷可稱坤元之至。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化光育物。德厚承天。震一索而得長男。付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我鴻釐。御瑤池九色之龍。秉玉女六丁之籙。陪真人于雲表。玩浩劫于塵中。關雎詠周南之風。而不指其名。思齊顯太任之性。而弗彰其號。極全功于今覩。掩曠典于前聞。臣雖觀善者之機。莫測淵兮之似。惟深鼓舞。盡謝形容。仰至德乎上皇。對揚休于吉日。頌徽音乎慈母。同衍壽于靈芝。

論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溺冠跣洗。怒罵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意。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刻印銷印。逡巡反覆。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爲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實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彌縫。覆蓋。故天下之人。以爲簡率。而不以爲深。以爲坦夷。而不以爲隘。然難以欺智者。

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惟大度之主。爲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于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爲愈。嗟夫。君臣而至于交相負者。未有不自信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廢帝疑石敬瑭。而石敬瑭反。彼其一旦而乖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于干戈鋒鏑之間。雖甚暴戾凶囂之人。豈其心樂爲也。夫惟有所不得不爲。而後至于爲。故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則當日挈手繞庭之計。胡爲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于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于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于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其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閑之也。其後爲之罵使于滎陽。奪兵于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覺。則覺于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戰。未嘗忘韓信也。然猶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童兒舉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妻弱子于新造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蓋無遺策。而其馭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爲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豐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高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音。不絕于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爲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

也。以爲虛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覺之。推疑于人。顧豈有弗覺者。特遲速之間爾。噫。蕭何忠信謹樸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于高帝。不然。其將爲韓信之流乎。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墮。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爲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爲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爲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爲不知一也。勃訥于辯。平捷于言。其

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嗇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爲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雜于霸。文帝爲純于王。而不知賞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讎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蓋嘗屢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鬪百勝之威。略汾潞。卷絃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駸駸有亡徵矣。克用旣死。而莊宗興。收殫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爲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

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士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爲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旣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旣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爲其所有。全燕號爲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爲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盛強。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徨倥傯。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途班師。毀已成之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

又豈可以不惜也。蓋嘗深維其故。則以爲世宗用志深而爲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紹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忻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強。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扼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臥也。以史考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暴露于盛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太原蓄其銳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爲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遣一將提五萬師。當忻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下慈隰。而蹙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擣太原。旣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敵而乘之。使世宗狃勝而不知返。嗚呼。可憂也哉。

雪山集卷五

序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虞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汝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褒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讓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皋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

〔案〕宋史乾道三年十一月葉頤、魏杞罷四年六月蔣芾以母喪去。

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

其位弗實、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曆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乂安、自漢達于淮海、迺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敵蹙江漢者、卽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汝陽王質謹序。

西征叢紀序

〔案〕此序當是孝宗
乾道六年所作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己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宣撫虞公辟而西制置晁公檄而東事既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廢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于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晁公檄而西晁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矣州無鉅于成都漢次之無秀于眉閬次之縣無美于新繁鎮無集于蠶叢關無險于劍門饒風次之市無翕于沙頭九支次之樓無敵于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雞鳴女媧次之灘無難于漢初之峭門石門新灘次之江無雄于大江湖無廣于洞庭峽無偉于瞿唐石無尊于灕潏棧無危于朝天之龍洞峯無妙于巫峽之神女礧無猛于荆之高伏溪無悍于堵陽之石口廟無宏于江濱寺無袤于大慈見異無特于鳳凰山之龍訪古無邈于成都之石室畫無老于漢殿之人物碑無豐于學宮之石經遨遊無夥于浣花貿易無繁于藥市樹無大于下巖之槐花無茂于漢陰之山茶獸無奇于郢之烏鹿鳥

無珍于蘂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是紀也。事繁。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繁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超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

于湖集序

〔案〕此序當是孝宗

淳熙元年所作。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攷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治。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被公者。王臣旣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冊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于荆

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沌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攷。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免置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敘事而有六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滿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于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

此某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費其未盡之志以沒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爲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爲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爲尤多實淺而聲盈于是以功名爲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爲之宰才之薪爲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歲辛卯三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壬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爲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爲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爲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爲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爲寬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爲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則奚以知之曰途弗窮則弗回勢弗極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火固自若也增之益昌殖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爲蕭然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召此變無此變弗能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爲君子無此變王子爲小人非吾之資小人也此火導而入之也熏蒸燔灼之心既息而溫純明淨之心乃生向者

火所覆蔽而弗興也。人以爲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鑄也。而吾以爲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鑄也有時而復也。機械所幹。鋒鏑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攷其他。以吾身觀之。形輕神怡。志虛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睦。門閭雍。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爲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濱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若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咨爾善祥。烏赤鵠朱馬圖器車麗玉葉芝有粲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閭。不麗其軀。來如飄風。去如擲虛。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秉禮以趨。以手拊心。不震以瞿。以形視身。不惕以起。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遞藏。杭稔羨餘。家無噫聲。里無謗譽。真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信。視此古書。

雲韜堂楚辭後序

陸氏埤雅比物性倍蓰增明。〔案〕陸佃先著物性門類。後著埤雅。見其子宰埤雅序中。此書文但稱物性。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言。

之造根于物性。紀實于埤雅。上迪君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態以陶己靈。而已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於己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觝佛甚力。遇其徒輒憎之。于是引卻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寤。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谿。蒙籠繚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咨之。則已無及。顧遺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平生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搥胸之間。而書之剗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繹。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擾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迥超羣有之機。蓋人間諸境法中。萬趣至此。皆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嘗于斬絕之所。盡力爲之。而情識

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爲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塗窮勢竭。則亦無能爲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荆棘則踐荆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霍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車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栢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殞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弗可徹。情枯味竭。則益當勿捨。而與栢樹子乾屎橛之屬。深相往來。久而寢熟。則此心無與爲朋遁矣。遁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可不傳。以激天下之爲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德洪來請序于余。略摭所懷語之。吁。其贅矣。

題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彊、王質、共嘆蕩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彊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彊云云。在庭擁簪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喚吾墓櫬可巢鳥。聽流傳也。

跋蘇軾事放白鵬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穎昌程君元鼎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巡檢鼎之桃源。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鼎爲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巖壑。喜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鷗獻之。護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卽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顛。周視蜚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鷗從他來。相與並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鷗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旣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囊別貯之。旦暮視惟謹。公今博大光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壽諸石。君其爲我書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掇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鷗驗蘇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鷗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爲徽猷閣待制。鎮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名紹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水者。得以知焉。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爲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執爭是非。紹興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爲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驗。臥虎三郵。舉國灑淅。莫敢有撩頭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罄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養成其威。烏可以勝言哉。惟公以單行鉤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內。暨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爲然。而會之所疏而卻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尙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己者于理。其人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冤不雪。尙爲天王乎。神爲之口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顧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茲賢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顏子之問。稍異于他辭。學者觸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

也。卽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腳。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曲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省。目力口力手力皆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眞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篤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晚爲之。亦寡作。不自以爲奇。故木石流傳。皆鮮配于竹。與可作校理。以疾請郡。欲襄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旣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資簡。生事窘薄。俛首碌碌。爲竊祿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撒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爲眞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六

記

遊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閶闔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升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缺。隆者如髻。圓者如壁。長林遠樹。出沒煙霏。聚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于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脈。支離轆轤。經緯參錯。迤者爲溪。漫者爲匯。斷其爲沼。涸者爲坳。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蔓。交羅蒙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夷猶容與。若無所爲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重嶺複。喬木蒼蒼。月一眉。掛脩巖巔。遲速若與客俱。盡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曲折。及姚君貴聰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翳密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葳蕤。香氣勃鬱。衝懷冒袖。掩苒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罍。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隸而從者曰。學童能嘲

嘶爲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儵然使人悵而驚也。曰沈慶能爲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露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兩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姚貴聰、沈虞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執綺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羈旅異鄉。家在天西南。偶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皆應曰。嘻。子爲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于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橫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微者猶如鬪雞。如獵犬。水盡銳以爭。石極力以拒。相追數里。率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橫裂。有如物擘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曼衍數十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掣水力而赴之。盡墜于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鬪也。猶宛轉排蹙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崢嶸岌嶮者沮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驚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雷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濺沫。如急雨。如飛雹。其窮而下者。如潑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岸植立如鑄。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敷爲淺灘。滿爲細流。獨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于潭際者。卽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爲廁。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

故以是爲雌龍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人有負劍澣衣者。劍忽躍去。趣之。併沒於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爲龍所信然不疑。間雨暘弗若。守土之臣。有禱必先焉。無不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來棲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驟見于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冒如鉤。或引吭樹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黛。倒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謂南卿曰。是何爲者。予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瑩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則靡矣。尙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嘗出焉。所聞正若此。以子豈有所求歟。何爲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于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真氣全也。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而天地。夥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間斷。則若兩家者焉。間斷則疏。疏則隱。隱則神矣。而後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象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象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畜。彼其大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真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奚能神。道喪而人僞滋起。而後鞭策制馬。楅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憚。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未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爲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靡者。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爲。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偶有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爲吾。

囊橐而茲龍之爲吾血屬也。爾乃以爲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盍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

沈氏勝栖堂記

〔案〕此記當是孝宗

隆興二年所作。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爲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閒民。競輦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徙花竹。藩飾其處。余爲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異時果堂。其以勝栖名之。二子齊諾。卽所指地增築。將基爲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爲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脩竹滿徑。菱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靖深。挾以蔽軒。引以脩廊。是爲勝栖。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昔意于心。今形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難于成。易毀事難于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勁後弱。始銳末殺。或隳其中。何成之云。不輟肯堂。惟堂故成。無斲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甚亟。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羨。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削則寢頽。江河貴盈。縮則寢涸。學問貴益。損則寢荒。道德貴崇。卑則寢微。子以爲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于財。厚義薄財。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卑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

子之能屢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

興國太守題名記

〔案〕此記當亦
隆興二年所作

襄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于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有卽墨平原之功至于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概見著之懼有舛焉獨得王公勇以次實之將于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勇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

汪參政生祠堂記

〔案〕汪參政名澈此記當
是孝宗乾道元年所作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搜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瀦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

圯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被此毒以來。叩郡庭。湊使臺謁省闕。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于門。且延于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生茲時。還定安集。尙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面顏。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景。有請于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于是進曰。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黃河卷掃錢。緡計一萬七千有奇。蘄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掃。蘄黃不代輸。而淮衣者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膏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蘄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蘄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蘄黃調省縑。今蘄黃曰。若而興國獨抱虛通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闔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

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褰裳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堂。于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于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德。畫侍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侍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既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帥用兵五年。溝池櫓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鱗鳥毳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盍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庀藏。復常庸。獨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汝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

〔案〕此記當是乾道二年所作。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于其上。通守王君濱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于公之去。而力不足于公之留。有快快不滿之容。有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

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乏佳政之吏。田野少歡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益澆之人。培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于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覆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纜弓甲皮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于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猛毒垂發。公獵取數輩。亟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

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存撫視。近輒自行熾薪燕酒。躬酌以飲民。博殮巨截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強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謹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旣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于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與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苦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邊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謹詆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于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于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銜屬。而樂與之從事。旣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旣已。而民益愛。以再歲攷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幸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不繩愆。俸以時給。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廩。在廩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窮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于寒暑之外。拾遺腐于糞壤之聚。奪掩匿于盜賊之懷。故財紆于上。而賦不及于下。勞切于身。而擾不至于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有所感。禽魚無此情。顰顰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旣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故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于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于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興國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寢毀。歷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趨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己之弗度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伴。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于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負上之通以萬計。負下之通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勸。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怒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于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于是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埋。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人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

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甃。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具爲物三十二萬三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闕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廩事。常廩爲士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又有差。旣役爲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者。勞于外。士之彥者。持于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于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室自殿若堂。達于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于旁。皆挾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興國四營記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葺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

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卽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千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市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廩之厚也。爲坊五于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于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于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兩其縑。既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鑄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貴其辨于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于屨。其采五白。而至于緋。謂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辨于民也。請有鬪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姦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于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縱而蓄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

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于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一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于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毋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于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趨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愆然于彼。而覈其不漠然于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敵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